

农村戏剧小丛书

白杨树下

話 劇



山东人民出版社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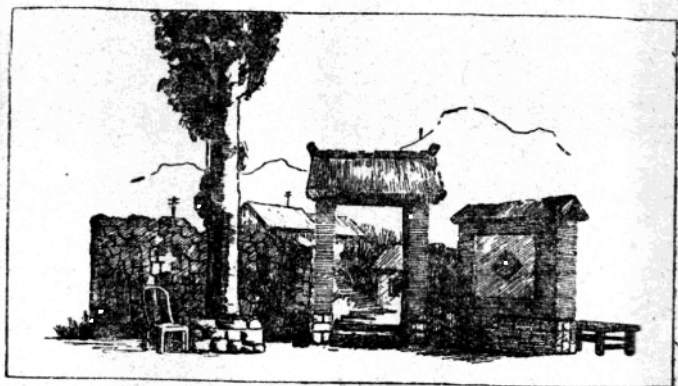
一、为了更好地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鼓舞群众生产热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特出版《农村戏剧小丛书》。

二、小丛书的对象，主要是农村俱乐部、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

三、小丛书的内容，以反映农村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为主，大力宣扬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

四、小丛书的形式要求多样（戏曲、歌剧、话剧、小演唱等），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演出方便。

五、小丛书将长期出版，每年出一批。热望投稿和提出意见、要求，帮助我们编好这套小丛书。



舞台設計图

陈家祥設計

人 物 苗大娘
有才嫂
常有才
春 明

这是苗、常两家共同出进的院子。大门两侧连着低矮的石墙。门外稍远处，榆槐杂生，隐约露出几幢房舍。更远，龙山苍翠，起伏连绵，荆河自山谷蜿蜒流出，闪闪发光。这一切，不仅显示了鲁南农村特有的风光，也表明时间正是深秋。

一排矗立的电杆，自龙山而下，就要伸进村来。

院里，一棵白杨树屹然挺立，虽是黄

叶时节，却更显得苍劲。

有才嫂在自家院里搓玉米；苗大娘扛大镢自外走来，正在院里收拾挑子的常有才见了，赶忙住手，慢慢送到屋里去。

苗大娘 他嫂啊，你看这电杆就跟长腿的样

有才嫂 说着说着就进村来了。

苗大娘 水泵也运来了，地里的机井就要搭架了。

有才嫂 大娘，你怎么才回来？

苗大娘 放了工，我在队的场园边上栽了几棵树。

有才嫂 这个时候栽树？

苗大娘 你成树兄弟小时候就喜欢栽树，这棵白杨树……十五年了。没人栽了，我栽。

有才嫂 噢，今几个……是成树兄弟的周年。

苗大娘 嗯，(頓)这不小学的学生們还給我写信，一口一个奶奶地叫，說要学习革命先輩，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可真是些好孩子哪。

有才嫂 孩子，都是些好孩子……(走过来，小聲地)可大娘，你看他爹……

苗大娘 干么，又赶集啦？

有才嫂 唉……

苗大娘 光哼、咳的不管用，你得劝劝他。

有才嫂 他听我的！……大娘，我心里的話，除了您，还給誰說……

常有才 (大声地)这好好的玉米，搓下粒子，还不趁天好赶紧地晒，留着捂酱呀！

苗大娘 (只当沒听见)有才，今几个往南坡架电綫、栽杆子，你去呀。

常有才 去，去，不过，我这腰……唉哟，昨晚上受了点凉……

苗大娘 不碍事，干干活出出汗才好呢。千

疮百病都出在不劳动上。

常有才 嘿嘿嘿，就是，就是，家里……也沒张鏟……

有才嫂 你怎么給大娘也編起瞎話箕子来了，家里不是現放着一张大鏟嗎？

常有才 那个鏟能用嗎！（正无处发泄）不懂就別胡扯八道。

有才嫂 刨地瓜那时，我就是用的它呀。

常有才 鏟头那么小，你行，娘儿們行，你行，你去……

有才嫂 你往常不是也用的它……。

苗大娘 原是什么呢，有才年輕力壮的大汉子，扛着个小鏟下地，人家不笑话嗎。

常有才 就是呀，就是呀。

苗大娘 你看我这张鏟怎么样？刚在鉄业社炉里見了火。（拿給常有才）

常有才 （接过）嗯，不錯，这把儿都磨得光油油的……

苗大娘 你看着合适，就扛去吧。

常有才 啊！……就是，就是……

有才嫂 大娘，您刚收拾好……

常有才 是呀，我可不能耽误你挣工分，无论如何不能扛。

苗大娘 我还有张锨哪，有才，你就别不好意思的啦。

常有才 (无奈，哭笑不得)大娘，说干活您就给送家什来了，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嘍！

苗大娘 今儿个能为“电气化”出把力，以后点了电灯，用了电磨，就问心无愧啦。

常有才 这话倒是不错，那就……好吧。

有才嫂 听说咱们村国庆节前就能亮起来，这不说着说着就到啦。大娘啊，我真想坐到电灯底下做针线活儿，尝尝是个什么滋味儿。

苗大娘 看看比你坐花轎時怎麼樣！

〔三人都笑了。〕

常有才 (感嘆) 咱這輩子能熬上點電燈，就算福分不淺了，就別說別的啦。

苗大娘 不栽杆子沒有綫，哪來的電哪？

常有才 (不好意思地) 嘿嘿嘿。

有才嫂 您老人家准又是坐到電燈底下學念書了！

苗大娘 那說不准，還許滿坡、滿峪地跑呢。

有才嫂 干麼呀？

苗大娘 事多了，看看電綫、機井、水泵、莊稼。

常有才 年紀大了，少管點閑事吧。

苗大娘 隊里的事，就沒有什麼閑的。

常有才 享幾天清福吧，該享了。

苗大娘 光咱享，不給子孫后代留着點呀？
(笑) 我沒兒沒女，可你，你有呀，

他也有，天下的孩子都是咱們的后代。不少吧？

有才嫂 您老人家想的可真多。（頓）“电气化”可真是叫咱一步登天了。

苗大娘 “电气化”是党給咱的上天梯，那还得咱一蹬蹬地上，也还得淌一身汗呢。

有才嫂 咱能摊上这个时候，也算命好呀。

苗大娘 你說命呀，我常想，以前咱的命，好比小油灯，攔不住风一吹，雨一打，就完了；現在咱們公社化了，就好比大电灯，再狂的风，再暴的雨，什么都不怕。

〔靜場。远处，有人在弹播柳叶琴，传来那欢快、明朗的曲調。

〔春明来了，他拿着一卷紙，嘴里还在念叨。时而庄重、严肃，时而激昂慷慨，就象他在讀初中时朗誦語

文那样。

常有才 嗨，大会計，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滕县沙河公社苗常庄生产队会計常春明同志駕到，有何貴干？

春 明 吓我一跳，你淨給我胡摻葯，今儿开会、发錢……

常有才 发錢？（丢下大鋤就走）

春 明 你慌什么，先开会，人还沒到齐呢。你就听不得錢，錢是老大，你是老二。

常有才 謝兄弟夸奖，可惜我和它还沒八拜之交呢，慚愧。

苗大娘 开会干么？

春 明 动员群众支援木料。南坡那条高压綫路还差一段电杆呢。

苗大娘 噢……还是这个，沒解决……

〔靜場。秋风起处，白楊树发出嘩嘩的声响……

春 明 事情就是这样，真心愿出的，沒有；有的，不愿拿。那几戶，誰心里沒有自己的个小九九呢。毛主席說：严重的問題在于教育农民，再正确也沒有了。

苗大娘 是啊，……群众的眼看着干部呢……

春 明 看会上吧，(极其严肃地)大娘，今年秋，是苗成树同志牺牲的十五周年，我們团支部要开紀念会，还請您去呢。我写了一首诗，准备在会上朗誦。这詩我念給老支書听了，他說叫您老人家听听。大娘，我本来不愿攪鬧您，不过，这是写您的儿子呀。

苗大娘 平常嘻嘻哈哈的，干么耷着脸儿說話？你呀，人小鬼大，故事眼儿比螞蜂巢还多。

常有才 記性倒不錯，那時你還在懷里抱着哪。

春 明 怎麼不記着呢！忘記過去的人就沒有將來！

苗大娘 那些豺狼也沒忘，他們身上有傷疤！

春 明 大娘，您聽：

血泪，把荆河填滿，
烽火，烧遍了魯南，
是一个河水无光的深夜，
母亲把儿子送过河岸，
“去吧，树儿，去吧，去吧！
你爹打日本沒有回来，
你去接着他的枪，干！
打不死那蔣家狼別來見我，
更不要把娘挂念。”
母亲給他扎紧鞋带儿，
他走了，脚步声漸远，漸远……

(停頓)

苗大娘 (眼前展开一幅送子图)那时候,娘送儿,媳妇送男人,一齐投八路,多极了,还有老支書……

春 明 大娘,老支書說不要說他了。

老虎张着血口来了,

豺狼瞪着綠眼来了,

“遭殃軍”大喊“重点进攻”,

象蝗虫把村庄塞滿。

机枪架在四周,

“万人坑”挖在身边,

“說,八路在哪里?”

沒有回答,

有的是一双双閃着火花的眼!

“你說”,“你說”,“你——說!”

“不知道!”

苗大娘 (恍若置身当年情景,昂然而出)不知道!

春 明 “不知道！”

孩子、老人、青年，
一个个被推下坑沿，
屠刀在脖子上晃动閃光。
还是“不知道”，回答永远不改
变！

疯狗象挨了无数扁担，
下令“填土”，“拿锹”！
猛然間劈雷一声喊，
苗成树，分开人群向前站：
“放——下！有种的跟我来，
我知道，知道八路在哪山。”
敌人呆了，手忙脚乱，
群众呆了，一张张探詢、期待的
脸。

只有母亲心里明白，
象望着儿子下地去干活，
心呀，也在滾翻。

人們爬出坑沿，心却被帶走了，
苗成樹引着豺狼上了龍山。

不錯，那裏有八路，

也有神槍、弓箭；

早已預備下歡迎的筵席

——地雷、子彈。

所有的樹木一齊化成大火，

敵人象螞蟻在燒紅的鐵鍋里烙
干！

我們的英雄，苗成樹，再沒回
來。

他化作一棵青松矗立山巔！

那就是魯南人的骨氣和驕傲。

英雄的事跡，傳遍魯南。

母親知道了，

擦干眼淚

推開家門

奔上龍山！

[静场。白杨树迎风挺立，发出哗
哗声响。

苗大娘 这棵树就是你成树哥小时候栽的，
王瘸子见了呲牙，说：“穷小子也
想得这么长远。”顺手拔掉，扔了。
你成树哥一拦，挨了一“文明棍”。
他憋着这口气，又拾来栽上……

常有才 那个东西，真不是人玩艺儿。我卖
酒那时候，他喝我的酒，一问他要
钱，他说：“喝你的酒就是给你的
面子，怎么还要钱。”你说这是什
么混帐话！

苗大娘 要是王瘸子还活着，也叫他看看，
到底谁长远！穷小子，穷小子还要
共产主义哪！

常有才 要是他还活着，我非叫他还酒钱不
可，一还一报，也按驴打滚的利给他算帐。